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抑菴文後集卷十四

明 王直 撰

序

癸丑年會試錄後序

國朝設科取士以興太平至於今久矣四方萬國咸仰
德化太平之業蓋古所未有也宣德八年春行在禮部
會試天下所貢士尚書臣濬以考試官為請上以命少
保臣淮而臣直亦忝與焉拔其尤者百人皆當時之極

選也臣直嘗論之天以斯民付之君俾治而教之然其治教之成必用天下之賢才辟之飛龍在天雨下土澤萬物必風舉而雲從之也於是為之生賢於天下人君成其才而舉用之使得以效其績豐功盛烈巍巍煌煌唐虞三代皆如此也皇明聖聖相承德同堯舜而輿圖之廣則過之深仁厚澤洽被天下然猶孜孜養賢以為致理之本天心悅鑒而賢才之出為用者蓋濟濟然也由是而知上天眷愛聖君莫大於以賢才遺之此豈偶

然之故哉自洪武庚戌詔下興賢今十八舉矣得人之
盛化理之隆皆列聖大德格天之所致也諸生蒙朝廷
教育之恩今復登名於此榮顯光大蓋自是始矣其可
不知所自哉故臣為小錄序而必推本於上之德與天
之意使皆知所自重而懷忠敬以圖報則無負所學無
負於君無負於天矣

贈楊訓導序

予泰和多儒家楊氏其一也自宋以來多顯者至今少

傳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士奇先生而益盛其他以經術為人師者蓋累累焉叔猷名徽先生從子也通易經有名在鄉邑今年宣城缺訓導聞叔猷之賢上其名於吏部徵至京師試在優等遂授職而去將行詣予求一言嗟乎予何以告叔猷哉夫學校者王政之本也何言乎王政之本蓋賢才所自出賢才盛則治道隆不謂之王政之本可乎然所以為教者豈有他道哉孔子之教人文行忠信而已學文者致其知也脩行者履其道

也學文脩行而本於忠信則所學非空言所履皆實行
師以是為教弟子以是為學其不賢者鮮矣今學校皆
宗孔子宗之者宗其道也宗其道則必從其教然而有
不從者何也上有違者則下必甚焉師也者成賢之本
也文行忠信必謹於聖人之教然後以訓則從以令則
行賢才安有不盛哉師苟違之而汲汲於私則弟子必
遠違之而沒溺於其私由是能學文者或有矣脩行者
少也存忠信者又少也況於學文脩行而存忠信之全

者乎又有甚者併其文棄之唯誦他人之陳言以徼幸一時然而上下相安自以為足矣使果徼幸得之奚補於治哉亦豈建學立教之本意哉波頽風靡之餘為師者可不惕然念之乎宣之人士聰明才俊者不少叔猷之去必謹於聖人之教以導之使人人皆賢皆足以用於世有益於治道則叔猷無負於其職而亦無愧於先生予素愛叔猷而欲成其美故相與道之叔猷無以予言為迂也

贈劉同知詩序

嘉興於浙為劇郡其地大其人衆賦稅之所出詞訟之所逮科徵力役之所叢委他郡鮮及也故為之者必剛足以去私明足以燭理敏足以應機智足以察情偽然後能舉其職不然鮮有不致民怨速官謗隳業而敗名今之仕者得此率多以為憂惟其才行若予前之所云者則樂為之蓋非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也予性最迂才最下然獨喜聞人之奇節偉行嘗計天下之劇郡亦

無幾往往從人問其所以治苟有慊乎心則為之欣然若自己出者此予好善之心也山陽劉侯縉紳為嘉興同知予未之識也而其姻戚禮部郎中蔣廷暉與予厚數為予言其賢謂其才行蓋有若予前之所云者浙之藩憲大臣與凡朝廷之達官貴人有事於嘉興者莫不賢之予聞而心慕焉然恨不得與之處而究其治之詳以自快也今年以考績來北京將復歸嘉興廷暉率諸能賦者作詩以送之而求予序予雖未之識然不得辭

國家考課用有虞之法三載考績三考而加黜陟焉所以勸賢能而礪頑鈍也然賢者豈待勸而後進哉彼其所學者聖人之道固將以用於世也聖人之道測之益深窮之益遠故學之無已而後始終之或異則非所謂賢也劉侯之所立既足使予慕矣由是而益進則予之所慕將加焉劉侯勉哉他日相見而究其成也

贈員外郎朱蓋臣序

蓋臣名忠松江上海人初以明經取進士為行在禮部

精膳主事以勤慎得名尚書毗陵胡公知蓋臣之才言
於上超授精膳員外郎於是郎中程瑩伯玉等皆喜蓋
臣受知於公而蒙恩於上也求予文贈之夫其欲贈之
者蓋美其所已至而期其所未至也古之君子之處友
也率以德義相輔以功業相先勉其大者遠者而不安
於近者小者焉其慤勤篤厚之意蓋因心之自然而非
矯飾偽為者政化淳風俗美此之由也後之君子馳騁
於勢利之塗而任其智術之巧凡已之所有惟恐人或

踰之而其所無者亦懼人之或勝也於是媚嫉之心萌
刺毀之說興無怪乎其不古若也今諸公之於蓋臣其
惓惓如此不亦古之道哉予聞之君子之學非止於淑
其身固將以用於世是以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夫既
遇其時而得以行矣則持其無倦之志加之以不已之
誠雖有至焉而猶若未至充其器堅其所守則所受者
大而所及者遠江河匯百川之流蓋已汪洋奔放至於
海則天下之水皆歸之而不見其有消息焉者豈非大

而有常故邪蓋臣其務若此也哉子之父師固已命子
矣名與字之謂也蓋者進也進進而不已也忠愛之篤
進進而不已夫然後謂之忠是故忠臣之義不以盡心
於一事與勉強於一旦為足也必事事皆盡其心而終
身不易焉蓋臣尚顧名與字而益思勉哉則福祿榮名
之歸於其身益大且遠矣此固諸公期望之意也故為
序以贈之

何彥澈挽詩序

彥激鎮江人其於醫無所不通非特擅一長而已其在
太醫院二十年有名兩京仁宗皇帝最信任之凡用藥
御批付彥激彥激進藥必収奇效由是寵遇日隆京師
公卿貴人以至閭閻細民有疾多走其門求治彥激不
擇高下皆徃治之凡其謂可者無不愈其不可者卒皆
如其言蓋其心仁其術精故其所施如此予交彥激久
居相隣者六七年受其惠也多矣今日益衰而病亦滋
出方恃彥激以為安而彥激卒矣此予所以傷悼而不

已也然豈獨予傷之凡公卿貴人以至閭閻細民嘗受
惠者蓋莫不傷也方其有病時予亟往視之彥激蓋自
謂不可為而予輩之愛之者則幸其速愈也孰知其言之信
然邪嗚呼安得復有小心謹慎愛人如己若彥激者哉
予既衰且病而欲求安復何所恃哉雖欲不傷悼可得
邪予嘗謂醫者仁術也必其心厚於仁然後能施惠以
及人今之為醫者多矣而薄於仁者不少也視利之豐
約以輕重其施而於病之可否則後焉或妄為抑揚以

大肆貪利或知其不可而姑為好言以釣致其財若此者皆仁之賊彥激不為也乃今已矣然豈有咎哉命也或者謂彥激之善蓋亦獲乎上矣而終未仕以卒彼不為彥激者反光榮而久焉惡在其為善哉嗚呼此亦命也君子安於命而已矣彥激雖未仕而善足以不朽彼光榮而久者惡知其不若彥激也哉士大夫之傷悼不已者皆為哀挽之詩予故為序其說使觀者知其所擇云

送林訓導序

三山林雲瀚達海故春坊諭德兼翰林侍讀尚默子也
尚默以興博之學雅瞻之文蔚然為時所重而不幸已
矣士君子皆深惜之雲瀚能服其教以明經有譽縉紳
間於時錢塘縣學缺訓導浙江布政使黃君舉雲瀚任
焉既至京師試在優等遂授職而去將行謁春坊庶子
周君崇述告曰昔者先人之試禮部也今少詹事王先
生以翰林脩撰與去取之任實重其文而進之其後先

生為右春坊庶子先人又幸為同僚於契誼不薄也今生之去願受教而服膺焉敢介以請周君為道其意予心許之而未暇作也而周君數使來速文嗟乎予何以告雲瀚哉國家建學育才以為致治之本而師者又賢才之本也周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師之所係豈細哉夫自語默動靜之微至於人倫之大莫不有當然之理焉知之明行之篤然後道備於身彼弟子之所學者不惟於其教而亦觀諸其身

身有之而言從之則其教入人也深賢才安有不盛哉
且天下之理無窮君子之學亦貴於無已學之至則夫
理之無窮者益有得於已而益足以資於人百川之流
非不沛然達也然汪洋渟蓄深廣莫測豈若海也哉鯨
鵬之巨鰕蟹之細無不育焉雲瀚其顧爾字而思為海
乎川者辟夫理之殊海者會夫理之一也如是而成已
成物則今之為賢師者豈有加於雲瀚哉尚慎勉之予
之所告者如此雲瀚見黃君尚以予言質焉

送劉知縣序

晉江知縣劉子珪予泰和人始以才舉歷事吏部以勤慎有名久之擢知晉江晉江屬泉州濱大海去北京幾萬里凡朝廷遣使往諸蕃與諸蕃之來朝貢者多道泉送往迎來與夫貢輸徭役視他縣為劇子珪治之無廢事其民亦皆安於其所而凡達官顯人自泉來及福建藩憲大臣之有事於京師者亦未嘗或非之則子珪之稱其任可知矣今年考績來北京當復歸晉江鄉邑仕

者刑部郎中獨孤樂善等屬予文贈之予縻於職務不暇作然念與子珪居同邑又相知且久不相見者已數年其來京師遂一邂逅相笑言即復散去終不得一餉之暇相與銜杯酒接慇懃今之往也不知在何時復一見既見又不知能從容燕處否乎則予之贈文蓋不可已也自古治天下者率寄重於縣令蓋一縣之民之休戚係焉寒者欲衣饑者欲食少者欲其長者欲其安勞役者欲得其平抑鬱而不舒者欲得其理一皆於令

乎望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能推父母愛子之心以治民則民無不得其所而亦愛之如父母矣漢之為令稱魯恭卓茂是豈有他術哉能推此心而已矣今天子篤意養民尤重守令數詔天下舉堪其任者比又降勅凡知府知州皆令三品以上官薦舉縣令則令吏部慎選擇勿任匪人由是言也其所托重可見矣為守令者其可不思勉盡其職乎吾邑與子珪同為令者十餘人其政治皆彰彰然在人耳目予每聞人譽之則為之

喜蓋喜予邑之有是人也子珪其益勉之卓茂魯恭亦人耳豈難及哉誠能之則予之喜滋甚矣故書以為贈行序

贈楊訓導序

楊弼之變為吳江縣儒學訓導將之官其從母兄監察御史任敬敏姻友龍叔榮輩以其嘗從學於予又交其兄之宜為莫逆屬予文贈之予謂之變非他人比也叔父少傅公以德行文學重於世士之有志於立者莫不

願見而請教焉之夔朝夕左右其受教多矣豈待他求哉抑予之言豈有加於少傅公哉而敬敏之意不可辭乃舉之夔之先之近而可知者為之夔誦之遠者不暇及也有元盛時待制公與公之子清江主簿君平洲先生皆以文學有名於時入國朝來則有吏部主事子淵至今少傅公又昌大之之宜年雖不永而當時同學之士莫先焉此皆之夔近屬之親也是故廬陵論文獻者必先楊氏然豈獨廬陵哉今天下之士蓋莫不重也之

夔承累世文獻之懿而去為教官吳江之人聞之安得
不以得之為喜乎夫教官者以道淑諸人者也以道淑
諸人而不本於其身而欲人之從而化焉不可得也道
之在人自言動之常至於倫誼之大皆是也必真知而
實踐焉然後以訓則行以令則從故曰師者人之模範
模範既正則器安有不正然而能念此者蓋鮮矣役於
物欲之途而昧於禮義之則上之所趨下必甚焉賢才
之不成皆由於此也孔子謂子賤之賢而推本於父兄師

友之變既有所承式矣則今之去人將於子乎觀也果能盡其道則當益喜曰是誠文獻之胄也誠少傅公之從子也豈不美哉不然其所訾病當益甚此固責備賢者之意也之變勉之

贈布政使李公致仕序

宣德八年春正月天下有司皆述職朝京師湖廣左布政使李公琦在焉上憫其老不欲煩以政俾致仕而去朝之仕者皆為公榮之公真定元氏人洪武中舉明經

授監察御史陞大理司副其後復為御史改禮部主事陞郎中而為御史者最久以稱職聞太宗皇帝時四夷諸國皆入貢上嘉其勤誠擇廷臣之能者往撫其君長公以選在行其使安南占城者各再榜葛刺朝鮮者各一皆未嘗辱命今天子在位遂陞行在禮部左侍郎凡再往交趾宣布恩德以綏靖其民人公達於大體善談論言出而人信之既歸遂有湖廣之命蓋以旌其勞而公老矣然感上知遇終不自言至是乃得歸田里蒼顏

白髮命服輝映煜然為郡邑之光其榮幸豈細哉古者
男子之生以桑弧蓬矢射上下四方蓋示其所有事也
故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然負其才而不沾一命不能
以自逞者有矣其或沾一命足以見所長而不能善其
後者亦有矣豈非盛時之難遇哉今公遇聖明之朝膺
選擢之公持憲紀於內將使命於外凡其所學者皆得
以行之歷仕三十餘年而以方伯之重歸老於其家仕
之如公者蓋鮮矣天之於物既生長之而又斂藏之上

之於公真所謂如天之仁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雖老而歸其圖報之心終未嘗忘也必以其道教鄉人子弟使之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處則為善士出則為良臣今公之歸而亦務乎此是亦報國之道也會昌伯孫公以戚里之貴與公相好尤篤屬予文以贈行予不得辭故為序如此

送劉教諭序

廬陵劉公鐸始教諭湘潭其後連丁內外艱居家今年

春起復至京師調光州固始縣學教諭公鐸世儒家元
廣東廉訪副使楚奇先生之孫前文淵閣大學士贈禮
部尚書胡公廣之甥也公鐸既承家學之良而又受教
於舅氏故其學有本源其在湘潭能以所得教諸生諸
生傳其學而有得者甚衆永樂癸卯湖廣鄉試第一人
妻異者其高第弟子也公鐸之固始其姻家翰林侍讀
學士曾先生率諸能賦者賦詩以贈之而俾予序公鐸
之來京師予數與相接觀其言論恂恂舉動不妄心固

愛之則於其行何可愛一言古者大夫君子之有行也則其友作詩以送之舉其職任之重勉其功業之脩欲其速歸於王朝而無久於外崧高諸詩可見也蓋其道合志同殷勤篤厚之意如此則予之所以贈公鐸者豈外是哉夫教官以教為職其誦習者四書五經所講明者堯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而所與處者皆聰明俊偉之才也誦其言明其道脩於身行於家他日施於天下其為之有本則效有必致矣今制教諭有成績者陞教

授教授有績則陞為國子師其激勸也明矣然教之有道為之有績如吾公鐸者蓋少也豈非為教者又本於身故邪傳曰以身教者從公鐸之所以為教者豈待予言哉而予惓惓於此者誠欲公鐸益脩其職業而歸仕於朝蓋庶幾詩人之義也故書以為贈行詩序

贈馮經歷序

國朝用有虞考課之法以勵百工熙庶績故凡在位滿三年或六年必考其稱與否然皆俾復舊職以觀其成

而加黜陟焉由是賢才之授任使者莫不濟濟相慶以興起事功雖中庸之士亦各勉焉思奮以自效於當時是以法度脩明百揆時叙士君子之遭遇如此蓋可謂幸矣予嘗論天下之事必以人而興而人皆可與有為也患馭之無其道耳激揚懲勸之令行則苟且怠慢之意消矣苟且怠慢之意消則事安有不治功安有不立邪故雖虞舜之聖不能舍考課而為治也我國家致治所以比隆有虞者用此道而已於乎盛哉湖州馮遵道為

都察院經歷既六年吏部考績以為稱俾復舊職以俟其成而加超擢焉用彛典也夫經歷之職誠可謂要矣蓋提其綱維而決事之當否者都御史也至於文書之往來事之緩急皆經歷乎主之彌縫其闕而贊助其未至事若是其繁且難也夫既有都御史臨其上而相與處者又有監察御史之衆故非有公平之心勤勵之志敏給之才明達之見者不能任也予嘗識導道未暇與之從容然聞之衆御史矣蓋可謂有公平之心勤勵之

志敏給之才明達之見者也夫如是則俟其成而超擢之蓋善矣遵道既復職監察御史黃宗載彭百鍊等求予文贈之夫古之行者有贈言遵道非有行也而贈之言何哉豈非美其績之著而欲勉其至於盛歟是固相厚之道也易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夫有功勞而能謙固善矣又終久而不渝則善斯大也遵道在職可謂有勞而執謙矣在終勉之而已他日之福其可量哉予蓋欲成人之美者也故因諸君之求遂書此以為贈

送袁少卿歸省序

尚寶少卿袁君忠徹予友也事太宗皇帝於潛邸以清謹
直亮見知太宗皇帝既入正大統君亦歷職清華嘗侍
左右備顧問凡巡狩征伐未嘗不在行今年車駕巡北
邊君又以其職從太宗皇帝知其母在堂詔特封為宜
人錫之誥命俾歸省焉會龍馭上升不果行既而以令
上之命往焉士大夫莫不榮之其同官朱君琇張君信
鮑君麟葛君貞求予文贈焉予嘗讀四牡之詩而歎其

君臣之為盛也蓋為臣者勤於職事而不敢顧其私為君者則探其情而歌咏之上下之間可謂各盡其道矣然將母之情則伸於卒事之日蓋未有當奔走之時而使之得遂其私者也嗟夫素君有養親之心惟勤於職事而不敢自言蓋與成周之賢臣等矣太宗皇帝慨念而褒封之輟之庖從之中而俾遂顯榮之樂此誠過於三代之令主也夫人子之欲顯其親與親之以榮貴願其子者天下之同情也今素君之歸拜恭人於堂上膺

受錫命爛然雲漢昭回之光母子之間蒼顏白髮而命
服輝映煌煌如也則鄉人之為子者孰不以恭人願其
親而為親者孰不以素君願其子皆勉為忠孝之行以
自立於當世可知矣然則素君是行也上有以彰聖朝
恩德之厚下有以起鄉人孝愛之心則詩之傳於後世
其所係豈細哉故不辭而為之序

送陳訓導序

吉水陳宏已以書經教於鄉者有年矣今年舉至京師

授新淦縣學訓導其友翰林編脩尹鳳岐合諸君子作詩以送之而告予曰鳳岐家居時與宏已相好蓋其爲人敦厚廉靜能以所學教諸生於周公孔子之道惓惓然相與講說其志蓋未欲遽進也而新淦缺訓導乃以幣走其門聘起之今既受命而歸惟離別之足惜而會合之不可常也於是有贈行之詩願以序請予謂凡小大之官皆命於吏部惟訓導有缺得自察舉是豈輕訓導哉蓋以爲弟子者得審其師之經術行誼而知其所

從學為訓導者亦得審其情性風俗而知其所以教夫
既交相知則宜深相得而教學之有成可必也彼其意
如此誠善矣宜察舉者之皆得人也然而有失焉者何
哉蓋此之舉者不惟其經術行詣之可取而舉也苟焉
而已矣彼之所應者不惟情性風俗之可以約而中也
苟焉而已矣交相蒙互相賊而欲其教學之成可得邪
故今有如吾宏已者宜為鳳岐之所重也夫新淦臨江
屬邑也而於吉水為近宏已之居又近焉然則宏已經

術行誼之正與其邑人性情風俗之良其相知之久相得之深豈一日哉則其為是舉也皆宜也其教學之成必有加於昔者矣然則詩以送之亦宜也抑予觀之古老詩人送行之作如崧高烝民之類道其德業之已至而勉其所未至故於朋友為直為諒為輔仁非以其為諛也今豈異於是哉而予為之序亦歎夫不如宏已者之失而深嘉宏已者之為得亦將有所警焉耳

愚莊詩序

愚莊詩若干首士大夫為潘君文奎作也潘君永嘉人其始由進士為行人久之用薦舉為司直郎又陞漢陽府同知其五世祖希白仕宋為史館檢閱因言事忤執政棄官歸隱郡城南以漁莊自號至潘君乃易漁為愚蓋曰無以先嗣其前人而自貶云耳此潘君所自道也今年以職事來京師知潘君者皆為賦詩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黃先生潘君里人也俾予為之序予家居時已聞潘君取進士其所為文章盛傳於世予心慕之

及竊第入翰林潘君亦來官春坊因得朝夕相周旋其色
溫其氣和舉止進退恂恂然君子也至其論辯是非別
白善惡而為之取舍向背則有確乎其不可奪者予固
知潘君智者也其相慕加焉今去十餘年而所以自號
如此潘君豈誠然者哉夫暗於理道懵於事機言與義
乖行與善違昧昧其所趨冥冥其所為顛倒迷亂莫之
適歸是之為愚世俗之所詆嗤者也其所謂智者則又
脂韋其行簧鼓其言變白以為黑斲方以為圓投間乘

機與時化遷知利之是圖而不知道之云愆是之為不
愚而君子之所哀憐者也於乎潘君其不如予前之所
云者審夫後之所云者予知潘君亦不為是也其亦深
惡乎此而欲韜其聰明斂其鑿枘循物理之自然而行
其所無事不詭激不矯勵如禹之行水而為大智此則
顏子之如愚而非若世俗之所謂者矣是足以光嗣其
前人顯聞於後世而何自貶之若是哉故予為之序以
發明其志使讀是詩者知潘君之非苟為異者也

贈太僕卿仲君序

仲君名昌沐陽人與予同登永樂甲申進士第連知安平泗水二縣皆以善治得名宣德初舉為刑部主事歷江西浙江二司又以詳讞得名遂陞郎中理山西刑獄益能勤於其職君周慎簡重不求人知京師要人多矣君不肯輒造其門以故識君者少而知君者甚衆每舉賢詔下未嘗不屬意於君然遲速固有命也及太僕卿缺衆謂莫如君者即列名薦之上即以為太僕卿凡南京

之馬在牧者皆屬焉馬政國所重也論國之富者以之
至於乘輿之駕征伐之舉蒐狩傳置之類蓋無不用其
力故必得人以任之然後孳畜蕃蕃給用足而國以富强
古之致馬蕃息者衛文魯僖也詩人歌之曰秉心塞淵
曰思無邪而孔子取之後之人乃不盡以為然此非知
本之論也夫牧馬在民馬益多則民益勞民疲而欲馬
蕃可得邪惟有誠實之心能篤於愛民斯能盡牧馬之
宜以收富强之效賢君之所存聖人之所取真萬世可

行也前之任太僕者予不能盡知然能率是道則必能有成功其不能有成功者必不率是道者也不率是道豈獨無成功而已哉蓋猶有可嘸者仲君以經學入官經之言存諸心久矣今列為九卿而以司牧為職予知江淮之間必將受其惠焉以之蕃國以之富其功大於古人可必矣若環滁山水之秀景物之美名公大賢之遺迹政事之暇足以資登覽之娛觴詠之樂此則予之所甚慕而不得者於仲君之行不能不有概于心其諸

同列求贈言於予故為序如此而併書之

贈劉司訓詩序

安成劉清字源潔始以春秋領鄉薦凡再會試禮部皆中教官選遂受舒城訓導以去舒城廬州屬邑也其地多良田昔之仕於此者率能興水利以利民故其田之所產視他邑加倍商旅貿遷通貨財者常相續而往來是以其民皆足於衣食而無失所者夫既有所養而後可以教古之聖賢思復民性必始於厚民生論語所謂

富而教洪範所謂既富方穀詩之所謂髦士而乃出於稼穡耒耜之中此可見矣彼其衣食不足而欲教之使興於禮義雖父母不能得之於子而况師乎夫既無不足矣而或怠於教或教之不以其道此則有司與為師者之過也國家安養斯民其恩德至矣而又篤於教誠千載之幸遇也况若舒城之人既有受教之資則源潔之去而欲教之成豈不易哉教之道必始於讀書自倫誼之大至於日用事物之理必真知而實踐焉得於

心之謂德著於威儀言辭之謂文二者備矣出而用之則足以興道致治然後為教之成此誠源潔所當務也然予聞之沃土之民既從容給足往往縱佚而失其良心長民者不豫為之防而師又不能以身為教且或從而陷焉奚望教之有成哉今舒城之令人多稱為賢令也其能防民於善可知矣而教官又得源潔端表儀以率勵之舒城之士皆為才且良可必也予既重源潔而太學生康顥求予序其贈行之詩故為言如此蓋欲勉

其教之成也

贈馬運使赴任序

正統五年六月行在吏部以福建鹽運使久缺奏近臣
二人請以一人任之上不許命別選以聞於是又以郎
中馬駿等名進上即以命駿駿字之龍五臺人始自太
學生擢為祠祭主事以小心勤慎得名滿九年陞郎中
而名益著予出佐禮部察其為人心竊重之庶幾得久
與處也今乃超擢以去雖不能不為之喜然顧少一助

亦安能不惜其去哉之龍將行祠祭員外郎張鏞主事
陳順篤僚友之誼其喜且惜之意蓋與予同也來請一
言以贈行予既素重之其可已於言邪鹽之為物天地
自然之利也管仲用於齊而國以富强後之有國者皆
因之其為法浸詳而為利益大今之窮邊絕域富商巨
賈盡瘁於供輸而兵食以饒民力以舒者鹽之利致然
也興其利剔其蠹使所出不窮其所致者亦源源而來
疊疊而忘倦則利於國大矣此鹽運使與其同列者之

職也其任甚重故擇人甚嚴夫天下之事無不可為者
惟以放誕怠忽處之斯不能有成功以之龍之小心勤
慎而簡拔任此予知其優為之矣或謂之龍為即禮部
古所謂清選也今矻矻於財利將無少慊於心邪予謂
君子近利而不濡於利乃為可貴以之龍為人果何慊
於治利哉漢孔奮為姑臧長姑臧最富饒而奮獨以清
儉自守衆皆謂其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光武知之擢拜
武都郡丞以寵焉今天子明見萬里外不異於漢光之

龍小心勤慎舉其職而又以清儉自守予知其寵祿日加而未已也故為序以贈之

贈陳學正序

吾邑陳穀仲旦今年會試于有司以科額之拘也止得為教官吏部奏授晉寧州學正初仲旦與其兄仲仁同領鄉薦而仲旦年最少吾邑之士誇羨以為難既而病不克會試遂偃蹇數科仲仁歷忠州學正九年又徃教松江而仲旦亦典教一州陳氏產此二人前後皆得為

學正兩州之士賴之以成其才此陳氏之盛而亦儒者之榮也仲旦將行謁予告曰晉寧距京師萬里穀之去先生遠矣願得一言以自勗庶幾其不辱也予曰國家之立學校所以成賢才而天下之治繫焉教之之方必始於讀書求道道莫大於仁義而孝弟其本也脩於身行於家推而至於忠君弟長仁民愛物仁義不可勝用矣如是而考其言觀其實列之庶僚之位天下豈有不治哉教官之職其重可知矣晉寧固遠然天之生才蓋

無處無之子之往也日進諸生而以是教焉動之以誠而持之以久其才之成可必矣然試思之官以正為名學者之所取正也惟先正其身而後可以正人譬之規矩必極其方圓而後為方圓者得以法焉然則為師者固當以身為教子宜慎於其身哉晉寧雖遠無以遠自怠則無負國家建學育才之意矣仲旦喜曰先生之教是也穀敢不勉於是書以贈之

贈段學正序

吾邑段續元述去年始自邑庠生充貢來北京翰林試在優等將升之太學適順天府開科取士遂以所學中其科今年會試禮部元述又在選中而局於額數故止得教官吏部奏其名以為雲南阿迷州學正阿迷去京師雖遠而朝廷視其民一切不異於中州既擇其土之豪典州事俾隨俗之宜而撫之必使之安生樂業而無失所者則又立學校命教官聚其人之秀者而教之使之愛親敬長忠君親上而興於禮義待之如此其厚也

則元述之去宜待之以厚可知矣天之生人皆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不以遠近而有加損也彼之所以失其常者蓋氣習壞之而其本然固在也發其蔽而馴養焉未有不可至於善者然則所以美其俗成其才不在乎他在于教官無疑矣元述學聖人之道豈徒成已而已固將以成物也則今之去豈非其州之人之幸哉或者曰元述有美才負奇氣使得沾一第而施之政宜必有可觀者顧使從事佔畢之間無乃非其志邪予曰第不

第亦有命焉不足論也使幸登第而仕於有司執簡操筆伺候官長之顏色而為之進退或有未至則譴呵隨之其視朝夕坐堂上進諸生講聖賢之道體於身見於行事而發為文章簿書期會不至乎前牒訴倥傯不撓乎中其樂之有無識者固能辨之况仕有司者未必皆顯庸而為教官亦自有榮遇元述宜思盡其道不當以目前之所得者為忻戚也元述喜曰先生之教是也續得以服膺焉於其行遂書以贈之

贈義民蕭德贊序

予泰和多大家桃源蕭氏其一也蕭氏之賢曰凌雲翁
予識之姿貌秀偉而襟度夷曠言必本乎仁義而充所
施則亦不異於其言邑之東南所謂大家者莫過之德
贊名襄翁之長子也其行蓋甚似翁而尤樂施貸民之
蒙惠也多矣宣德甲寅歲旱甚明年大饑德贊大發廩
賑之一鄉之人無有失所者朝廷慮歲之不易也詔有
司預為備且勸富民發粟以佐官德贊聞之慨然曰吾

幸有餘積既常與衆共矣曷若歸之官使自為出納乎
即出穀千三百石以歸有司且別為倉貯之有司校其
實而置守焉遂具以聞上嘉其意遣行人賫勅旌之為
義民勞以羊酒復其家至是德贊謁謝來北京少師楊
公與之素厚也名其堂曰旌義堂而為之記予謂人之
生也雖有大小貴賤不同而受天地之氣以生則同也
是以君子之心視人猶一體此有餘而彼不足彼饑而
己獨飽焉豈能無慨於心哉故必推其有以及人此天

理之所宜人道之當然也夫是之謂義然昔之人有視人之死而不肯費一錢亦有視其親戚之顛連而莫之恤者此獨何心哉教道之未至而偷薄之俗勝也今天子仁聖視民如傷治教休明恩澤滂霈上好仁則下好義是故有如德贊者宜其膺褒賞之隆而流聲譽之遠也嗟夫義非一人之德也邑之大家亦非一人也然以好義而蒙天子之寵命何獨於德贊見之孔子曰君子喻於義令德贊喻矣其他亦安有不喻哉故於德贊之

歸為敘述其事原夫天理人心之自然以見其道之所
宜如此有同然之心者必將感發而興起縣之細民尚
亦永有利哉

贈洪郎中序

正統四年八月吏部言考功缺郎中而主事洪英滿九
年考功事重非其人不可請以英任之上即用英為郎
中命既下衆皆以得人為喜洪君字實夫閩之懷安人
初領鄉薦會試禮部居第一及為主事屢更任使皆以

能稱於時予嘗再考禮部所試士得實夫為同考遂無遺謬之歎其學優識明志正而行端非獨予重之士大夫莫不重也今為考功郎中人安得不為之喜邪夫有天下者必用天下之才以治之然才有不齊其於事功不能以皆奮也非核實勸勵之而欲使之疊疊以成天下之治難矣此帝舜所以有考績之法焉自是而後有天下者非不願治而考績之法非不立也然治鮮能如有虞者何哉蓋能以其法施於天下必托之得其人然後

法行而功立苟不得人則是非失其真高下失其平進退予奪不能當其可砥行勵業者或暗昧而不彰貪冒淫放舞文飾詐者或幸而遂焉如是則人何以勸治何由成哉夫為治在乎人而使競勸以興治則懸乎考功考功者治忽之所繫也學足以窮萬物之理明足以察萬事之實公足以服萬衆之心然後其任可得而舉矣彼人無所勸而功無所成者豈非不足於此故邪國家用有虞之法以課吏既有成功矣今而託之實夫蓋以

實夫之學之明與其心之公足以任此庶績咸熙比隆有虞復於今見也考功員外郎李君茂宏輩喜得同寅以脩其職求予言為贈予素厚實夫故為言如此實夫以為然乎哉

贈尹侍讀序

予友尹鳳岐吉水人以明經取進士官翰林二十年有名於當世凡朝廷有所纂述考論鳳岐必預焉及脩先朝實錄亦命執筆其間書成皆受賜增秩官自編脩脩

撰至侍讀而人皆以為宜四方之士游學京師者多請益其門凡經指授往往中於有司然年至而病及之於是有思歸之嘆上察其實而許焉鳳岐世業儒初以經術教鄉人子弟未有志於進也江西僉憲黃君翰最喜士庶得鳳岐力致之郡庠未幾遂顯於世而凡願學者偃偃無所受業未嘗不慨然慕之今之歸予深為其鄉人喜也古之君子進則道行於天下退則施於一鄉是故居禁密之地以講讀為職者必以堯舜之道開陳

於上前其言行其道行矣及夫退而休也朝夕坐里門
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教諸子弟教行則賢才成風俗
美矣其進退所繫如此豈苟然者哉鳳岐之歸斂其所
宜施者而施之於鄉鄉之多士得有所依歸落其華就
其實賢才之成風俗之美將有盛於昔者矣予家泰和
於吉水為近而予之苟得實先鳳岐十五年今老且病
矣欲乞身而歸守先人之墳墓雖道不足以及人猶得
時時詠歌聖化以繼康衢之謠使萬世之下有以考見

皇明之盛倘他日遂焉當先過鳳岐以觀其教之成也
番易胡秉恒素相厚屬予言贈行故序以贈之

贈布政吳君序

吳君名揚字光訓新淦人國子博士致仕節性先生之
子也先生以清德興學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永樂初
予竊第入翰林嘗拜先生於太學於時太學名為賢師
者不少而最稱先生光訓內受教於家外交六館之賢
才故其學日進久之遂取進士為刑部主事其德既克

肖先生而又小心慎密凡所決獄必盡其情必當於理
蓋人人自以為不冤秩滿陞郎中其所決事益多而譽
日益有聞公卿大臣論當時之賢可當大任者必稱先
訓會廣東缺布政使詔舉賢任之即以先訓應詔於是
先訓遂為廣東左布政使論者不獨賢先訓而必推本
於先生蓋以為有是父而後有是子也先生年八十餘
優游里中尚康強無恙而先訓忽乘傳過家拜先生於
堂上里中之人不獨榮先訓將又為先生榮之蓋以為

有其德而宜有其榮也雖然豈止是而足哉猶有大者焉今之布政使乃古牧伯之任上之所使以安養斯民民之所賴以安養者也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此其為之之道與廣東地連大海其郡縣固多然山谷之間黎獠雜居而海外蠻夷諸國之效臣順貢水土物多由於是任牧伯者而可不循其道哉光訓克脩其道親君子遠小人使民各得其養近者皆悅而遠者畢來則為賢布政無疑

矣。如是人將又推本於親，其為先生榮豈不大哉！此孔子所謂成親，所謂立身行道，以顯父母者也。光訓將行，主事劉清輩求贈言於予，故為序以送之。歸而質諸先生，宜必有取於予言矣。

贈徐憲副序

往年予姻家歐陽允和為監察御史時，予與同在北京。相往來其時，與允和同為御史，而最相厚者若徐君義仲、制嚴君孟衡、張君志文、嚴君繼先輩，予皆與之識。間

從允和問其為人允和皆推讓其賢以為在已上予由是益敬愛之諸君於予亦未嘗不相愛也既而諸君相繼滿皆陞按察副使卓然有譽於當時予憶允和之言而喜吏部用人之不妄仲制前任廣西以憂去服除改河南遂與志文為同官而允和之姪廣哲亦由吏部主事陞河南按察僉事予又喜三人者之能相得也今年孟衡自四川考績來既去仲制與廣哲偕來嚴君繼先又自山西相踵至皆念疇昔之故辱訪予而予乃不得

相與叙契闊之情而致綢繆之意蓋有愧於諸君未幾
吏部課其績居最言於上俾復職予既謂不得叙契闊
致綢繆而乃又遽去則安能無離別之感邪雖然君子
以行道為事以行道為事者不以遠近去留為意也是
故古之君子不憚其類之遠而惟欲其道之行道足以
及人功足以名世雖遠猶邇也不然徒响响於朝夕何
益哉河南介兩京之間列聖之德澤涵育至矣仲制提
憲綱正百度以沮惡佑善其道之行亦已久矣今之歸

尚篤慎於其職譬之登高山之巔苟不怠以止焉則身
愈高人愈仰之矣都察院經歷熊尚初與仲制有鄉里
之好求予文贈行予故序夫昔之所與處與今之所願
望者如此以為贈

贈劉叅政序

廬陵劉君孟鐸與予同登永樂甲申進士第遂入館閣
預纂脩既而以親老求歸養久之起為北京行部主事
行部廢又改禮部既滿陞郎中君端厚勤慎凡其言行

必依於道理不肯苟止而妄隨於職之所當為者必早
夜盡其心故事無不治而北京行部號最繁他人所領
事有不能治者尚書李公則以委劉君徃即以治聞然
未嘗厲聲色李公愛重君其所稱呼必曰孟鐸先生云
其在禮部凡國家典禮皆其職君任之尤小心詳審恪
守成憲事有緩急損益必考據精切白於堂上請斟酌
行之尚書毘陵胡公德望重當時最慎許可亦雅愛君
嘗謂人曰孟鐸君子也劉君之行既以孚於人得二公

之譽而益顯時論郎官之賢可當大任者亦必曰劉君胡公屢言於上至是遂擢拜四川右叅政人皆為之喜而劉君不改其常予聞而嘆曰此劉君之所以為君子也君子之任務行道以及民位益進則其任益重苟有一民失所皆其責也劉君蓋慮乎此矣豈當以位為樂哉彼不得則戚戚以憂既得則悻悻然改其度而不以行道為慮者君子不貴也劉君不易其初心而必務道之行察有司之賢與之共治使民無不遂者然後可貴

也誠如是劉君將不為古之君子矣乎胡公以予二人
居同郡出同年而深相好俾作文為贈甚矣其意之厚
也故為序以贈之

贈陳編脩歸省詩序

廬陵陳文安簡舉進士及第入為翰林編脩既三年以
稱職聞朝廷推本於父母之教與妻之助也封其父為
編脩母與妻皆孺人安簡既拜賜乃請告歸省躬奉勅
為親榮中書舍人龍文翰林庶吉士劉鉞輩皆與安簡

相厚作詩以送之而請叙於予予謂封贈之典所以勸忠與孝也何謂勸忠蓋能盡心夙夜而不愧於是官然後得以榮親由是人皆思盡其職焉此之謂勸忠何謂勸孝曾子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居官而忠不立則禍其身禍其身斯辱其親矣勉於為忠是即所以為孝也此之謂勸孝夫忠孝者人道之當然君子於是如火之必熱氷之必寒豈待勸而後盡哉蓋不勸而能者君子也勸之者朝廷之法也上下交盡則人道立治功成矣此

固維持天下之深意歟然嘗觀之不勸而能者上也其次必待勸而後能且又有勸之而未盡然者於是用法以懲之故有榮未竟而辱遽及焉此無他或其身之不檢或以家為累也故夫仕者既能榮其親而道必有諸其身行於其家斯能保其親之榮而忠孝盡矣可不慎哉今之歸省者多矣苟求言於予予則以是告蓋以君子望之也豈欲為厲哉况安簡為吾郡之賢予之望也滋甚士之讀書學道與所以榮其親豈止是而已蓋猶

有大者焉安簡不以去京之遠而苟於自便也孜孜然
務檢其身與善其家予知其父母安樂之矣他日進於
顯榮蓋未可量也故為序其詩以送之安簡亦亮予意
否乎

贈劉習之序

廬陵劉習之寓居高陽以學行稱於其人久矣會朝廷
詔下凡懷材抱德未試者皆舉用之於是有司以習之
應詔既至京師歷試於禮部一年尚書胡公察其可用

言於上以歸吏部授之官習之得廣東按察司照磨以
去泰和進士劉孚素厚習之求予言贈行照磨九品官
耳而以治案牘為職凡按察司所行事既畢矣則以成
案俾閱焉其有關漏違謬者具以聞於其長而補正之
必使無毫髮之愆則職盡矣於其激揚清濁伸理冤滯
鉏姦去暴之權皆不得與焉其官雖卑而所處則高人
槩以為風憲之司莫敢狎玩易視之者在常人之情未
必不以為榮然予觀之孔子嘗為乘田委吏牛羊倉廩

其職也畜牧蕃會計當而已矣而其進學之功蓋未嘗已焉豈以其職之卑而怠哉今習之之職視牛羊倉廩有間矣論其舉則懷材抱德之科蓋甚重也裳裳者華之四章君子深有望於習之習之其可不自重乎照磨之任雖若未盡其用然幸有餘力因其已至而求所未至使體備用全由是而進無間於小大難易而皆宜其職誠如詩之所言者使人皆曰是科真足以得賢豈不美哉習之老成端厚蓋無愧於是科而予猶惓惓言者

固以遠大期之也予與習之居隣邑嘗識其尊府嘉會
先生有德君子也其子同與孚皆予主試禮部所取士
庶幾有世契者故為序如此以贈之習之其有取於予
言也乎

贈王叅政復職詩序

言以贈行古也蓋君子相輔以道非言無以宣其情況
復有離別之感於此而不言則何以致殷勤申諷諭而
所謂相輔以道者無乃缺乎此詩之所以作也昔者申

伯仲山甫韓侯之行也尹吉甫作詩送之崧高烝民韓奕是已道其德業之隆職任之重上之所以寵待朋友之所以眷懷而諷諭勸勉之意寓焉古之君子之篤於義如此後世贈行之詩此其權輿也書曰詩言志孔子曰詩可以觀自周而來詩之變屢矣然即是而考之其心之所存志之所向與夫政治之盛衰人事之得失皆可見不必體製音節之皆如古也則今之作亦豈可少邪顧其陳義何如耳四明王君來字元之嘗為學官御

史用大臣舉陞山西叅政三年考績而歸其友戶科給事中舒瞳合諸能言之士賦詩以送之而請予序元之今之賢者也其在山西懇懇於愛民務興其所利而去其所害孟子所謂以仁存心者其課最蓋宜也賦詩以送之美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不亦古君子之道哉則今日作者之意固無異於古之作者矣然嘗以意逆之崧高之柔惠且直烝民之柔嘉韓奕之虔恭此申伯仲山甫韓侯之所以為賢而後之君子所當法也夫柔惠柔

德也直剛德也柔嘉者柔而不過其則蓋有剛德存焉
合是二者而持之以敬則其德業之盛何愧於古哉此
衆所望於元之而詩或未備是宜於序發之元之賢者
也宜有取於斯言矣詩凡若干首

華林胡氏族譜序

胡氏居南昌新吳之華林者實宋太子左衛率藩之後
藩在當時有孝弟之行事宋高祖以材武建大功具載
國史有子六十餘人故其族為最盛歷二十四世有曰

成高者官至侍御史生五子璫瑜瓊琯球璫與瓊仍居華
林瑜徙陳留琯徙壽春球居武寧皆各為一宗璫仕南
唐官至膳部郎中其後有仲堯者兄弟八人嘗合族以
居建義學以延四方之士皆衣食之使學王舅公其一
也宋太宗旌其門曰義門令其孫彥志有四子一清萬
清叔清獨清猶以衣冠之望臨一鄉瓊之後則徙毘陵
實生宋少師文恭公宿其學通天人之奧顯於慶歷皇
祐間於今為尤盛禮部尚書源潔公則其裔也公以清

德雅望重當時永樂中嘗以使命之四方至華林拜始祖墓大會其宗族念璫瓊二祖之親也故與彥志最相厚至是彥志令其子一清持譜來北京謁尚書公請叅訂而合一焉公篤於族誼既輯錄之而屬予序胡氏之先以德行功業興其家而子孫又以興學篤義繼之此其能久而盛也辟若嘉植然據土地之饒得雨露之潤而屢有封培維持之者則大百圍長千仞枝葉之附愈滋而愈繁可以蔽丘原傲霜雪歷久而常存理固然也

其胡公之謂乎記曰人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此仁義之道也尚書公行之而彥志父子繼焉使凡為子孫者皆能篤於仁義始於親親又推以及人而必極其至則所以厚本益末者豈有窮哉雖至於百世未艾也故為序之以勸來者

贈黃太守序

河南置郡七州縣凡九十餘而開封統屬幾半之信所謂大郡也况臨以藩憲二司朝廷之大臣要官及中貴

人之有事於河南者常冠蓋相望守是郡蓋難矣昔之
為守者鷄鳴而起秉燭治文書迨旦即奔走偏謁計事
或聽受約束或送往迎來致殷勤稍有未至即以為慢
加譴讓小則撓其勢大則拂亂其所為及歸日已晏而
數十州縣之人以事趨府者如蝟毛當有所操縱緩急
或達於上或施於下一皆待守而決其於衣食之美惡
有不暇計如是其勤且勞也豈非誠難哉予嘗思之天
下之郡多矣其地皆千餘里其民皆不下數十萬為之

守者豈獨治其常賦而已哉必使之安生樂業足其衣食以仰事俯育而無饑寒愁苦不自得之歎則善矣然惟寬厚廉慎之君子不以所遇為戚欣而篤於養民不以外物自溷而留意於庶務乃能舉其職而無愧然亦鮮矣果有其人則臨乎上者當維持調護略其不及而勉成其美此豈私厚於守哉大人君子為國家愛惜賢才軫念民庶固當以此為務也今開封太守黃侯璿嘗為戶部郎中有賢譽以選出知開封予與之別久矣今

年考績來北京吏部最其課言於朝俾復任予故人戶部郎中李通大用開封人與凡厚於黃侯者為予誦侯之德稱其寬厚廉慎有惠於下而見禮於上求予文贈其行予亦知侯之為人故為序以贈之且冀其效之大成也

贈高編脩序

昔宣宗皇帝在位仁育萬邦無間遠邇以日本僻在海外慮教化有未周詔擇賢臣往撫之閩人潘賜昔為行

人嘗一至其國至是復奉命以行求可為之副者衆謂
國子學正高遷可用上遂命以為副高君字景升金壇
人累任教官有成績其學識既優而尤善於辭令表然
異衆人既至其國奉揚天子懷遠之仁而其風采有足
動人者於是自君長以下皆感恩慕義懽忻鼓舞益堅
事大之心即遣人隨入朝貢水土物上嘉之皆進其職
且將復用俾為翰林編脩以俟命未幾以憂去服除仍
入翰林其進用之意未已也夫翰林之職自唐宋以來

皆重之凡當時碩德宏才絕藝之士多延致其中惟上之所任使贊廟謨定國論制軍旅之宜使絕域之遠小大之用隨取而各足蓋國家儲養賢俊之地非止於翰墨之事而已也若所以資益之者有其具矣經史百氏之文與凡世所未見之書莫不有焉博覽而深求之廣其見聞充其器識而成其德業以待國家之需此固士君子之所欲也然嘗觀之唐至於令翰林之士不可一二計長育成就各適於用如前所云者固多其不能然

者不可謂無也豈非因循苟且之習勝激昂興起之志
惰故邪若是而謂之無負於時其可哉今高君擢官翰
林以俟上之寵命而不廢於書其能足於已以承天之
休可知矣凡與君厚者皆為之喜而屬予致一言予故
序述其說以贈之而期望之意寓焉

贈太僕卿吳君序

馬政國家之所重也故兩京皆設太僕寺以統之內外
文武大小之吏苟涉其事而不能如令者皆得以法治

焉細民不論也職任之重如此而事之繁且劇者惟北京太僕寺為然蓋畜牧既多則必為之立法制嚴禁防謹其調適之宜時其生養之道屢省而課其成功且軍國之須必先及之所以赴機應節不容少緩也故非才識之優志操之正者豈足以勝此任哉卿之缺久矣吏部慎擇其人謂莫如文選吳郎中衆皆曰然遂具名薦之上即以為太僕卿吳君名敬字孟寅松江人永樂初以鄉校諸生脩書入館閣書成遂為文選主事陞郎中

其才行焯著於中外為郎中九年又當陞吏部不忍其去奏留之加食四品祿又二年義不可以久淹也於是以太僕之拜夫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有虞之法也而令用之仕者滿九年孰不欲進於顯庸而吳君乃復低徊郎署者二年其安於所遇而無汲汲之心可知矣今陟三品位九卿豈非才行之美終不得而掩也哉昔唐宋之監牧蓋聚而畜之今悉散之於民民裕則馬蕃故善牧馬者必務養民而去其害馬者則善養民者將

不在去其病邪考牧之為民病不可謂無也吳君才行
誠優於其職去夫民之病是即去馬之害也馬之碩大
且蕃將超越唐宋數等矣而吳君之進於福祿榮名可
量哉兵科給事中蔣君性中輩喜吳君之陞求予文贈
之予故歷述其職而期望之意寓焉

抑菴文後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抑菴文後集卷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來宗

謄錄監生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抑菴文後集卷十五

明 王直 撰

序

贈給事中李景陽序

景陽名春無為州人正統丙辰予考試禮部所進士也
景陽既登第後三年遂拜兵科給事中當時士大夫皆
譽之以為勤敏詳慎不忝於其職予聞而私自喜然恨
未及識之既而景陽特過予予察其詞氣乃溫厚和平

其進退周旋則恭讓而有禮心益喜之蓋念士之早達者多少年負奇氣於俊爽奮厲或有餘景陽之持其身脩其職如此豈非賢哉而予所進亦可謂得人焉耳矣景陽在位既三年吏部以稱職聞上俾復任其同列之賢又皆為喜相率來求予文贈之豈謂予於景陽有斯文之契而其相好相勉之情皆欲於予言發邪是固君子之道也古君子之於人無不欲其入於善况乎篤僚友之好邪是故相輔以仁相規以義因其已至而勉其

未至必底夫德之成業之脩而後已而為僚友者必虛
心以受之謙已以下之亹亹焉求所以副其意而踐夫
君子之實由是在位皆君子而德行昭於當時功業垂
於後世矣其不然者非媚嫉以相惡則佞諛以相悅成
其咎遂其非卒淪胥以陷焉此後之人之失也今諸公
喜景陽之復任而欲贈以言則無媚嫉之心可知而豈
肯徒相悅哉蓋以古君子之道待景陽而亦景陽之所
宜自勵也夫給事中當樞機之任最為華近今之大臣

多取於其間景陽為之三年已能有所立由是而加勉
焉自言行而充之以極夫德業之盛則爵祿之進安得
不至於遠大哉予既重景陽又以諸公之請故為文贈
之景陽當必有取也

贈胡克寧歸毘陵序

昔者仲山甫適齊尹吉甫作詩送之行者之有贈言此
其可見者也後之君子乃謂仁者贈人以言夫豈必仁
者哉苟篤於相好而遽欲相別所以寫慕戀之懷致殷

勤之意勉其德勵其行或相規於正相期於久必因言以發之凡有情者皆然也豈獨仁者而後然哉毘陵胡克寧禮部尚書胡公之弟也今年來省公於北京極恭愛之誠盡天倫之樂而予輩始得交焉聽其言察其行盖能秉禮而蹈義者予心重之欲常與之處而不厭也未幾感時序之易而興丘壠之思則請於公將復歸毘陵凡官于禮部而厚於克寧者皆依依有不忍別之色乃相率求贈言於予嗟夫予豈敢竊仁者之號哉然幸

與克寧有一日之雅殷勤慕戀而欲勉德礪行亦君子之志也又豈敢愛於言邪夫所謂士大夫者豈徒以名哉必有其德有其行然後能稱其名况簪纓之胄則於立德砥行當何如其用心也胡氏自文恭公以來世為名家今尚書公又以清德重望顯于時而克寧為之弟守其性之常而不陷於流俗之謬令自遠而來來而遽歸皆緣於孝弟而他無所累焉不辱其先不忝其兄豈不賢於人遠哉然予之望於克寧不止是由孝弟而充

之以仁民愛物至於仁義不可勝用然後為德之成故
為序以贈之亦欲使貴游子弟之放僻邪侈者觀之庶
乎有警矣

送李太守序

庾嶺江西廣東之限也南安南雄二府在其下蓋江西
之地盡於南安而入廣者則自南雄始焉二郡之民皆
不多然皆在要地凡朝廷達官顯人有事於廣東及使
海外諸國廣之仕者如京師與夫諸夷之奉職貢效臣

順者未有不由於此其送往迎來水浮陸走居處飲食之勞費皆取給於民雖輕重厚薄載諸令然有力之豪與無知而凶悖者往往自縱於禮法之外民既竭力以應之矣而又有賦稅之供徵斂之撓至其仰事俯育樂生送死宗族鄉黨慶弔饋遺之酬應蓋鮮有能自遂者此其情之易知者也故夫二郡必得賢守而治之仁足以惠民義足以應事禮足以待君子智足以馭小人然後能不愆于度民庶乎其遂矣今南雄以缺守聞上命

大臣舉賢而任之工科給事中李景升適考績在吏部
衆謂莫宜於景升即列名薦之上即以為南雄知府景升南
城人其在禁近既九年凡大政令大設施慶賞之所加
威刑之所及接於耳目者多矣况有春秋之學俊敏之
才哉斂而施於一郡之間其惠民其應事其處君子小
人之各盡其道蓋恢恢乎有餘矣民之得遂其情可必
也然嘗聞之春秋者聖人褒善罰惡之書也君子讀之
必勉其所褒之實而去其所以致罰者然後能以施諸

人蓋聖人之道未有不先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景升之才之學如此則今之賢守豈有過於景升哉同列之賢以贈行序屬予故序以送之

贈况知府序

蘇州知府况侯伯律之在位九年矣其守正其識明其臨事敏而公强者擾而馴之弱者則矜而撫焉一郡之人懷其德畏其威無不敬且愛者賦稅力役科徵調發惟侯令皆歡趨之無敢後是以功立而名顯論者以為

前之為太守者莫能加也既滿赴北京郡人挽而留之
不能得俵俵焉如失怙恃訴于監察御史者凡二萬餘
人請必留侯以慰民望御史以聞上悅而從之吏部言
其績最當陞職正三品上重違民志俾食三品祿而還
之蘇州蘇州之人之在京師者無貴賤愚良皆大喜曰
侯之歸民之幸也夫天生斯民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
以獨治必任牧守以治焉故夫守者民命所繫也君子
之欲行道以澤民多樂為之蓋其職於民為近凡民有

不得其所皆易達於己己欲加惠於民亦易以達焉非若廟堂之高邈乎其不可及也漢世循吏於郡守最稱黃霸千有餘年人之誦之不衰當時居廟堂者非一人然多泯滅而無聞其名績如霸之久而不忘者蓋少豈非實德之在人者有所不及歟由是論之廟堂之與列郡不足異也顧所立何如耳今況侯所立已偉矣或以比黃霸予以為二郡之俗既殊事之繁簡亦異而其治皆卓然出儕輩不必要其盡同然況侯之重臨與霸則

同也人之敬愛服從已久矣其治效當又勝於昔況侯
終惠其民而不渝乎初則名績之傳於後世亦豈有已
哉蘇之仕者既喜侯之歸又以為侯當大用因民之乞
留而遂尼之慮或有不懌焉相率求予文以贈行予故
為言如此以致其意云

贈王給事中序

給事中秦官也以其有事於殿中故曰給事中自漢以
來皆以名儒國戚處之雖員之多少品秩之高下或不

同而居要地執事樞則同也我國家既設六部以總天下之政於是而置六科給事中以司其出納凡命令之宣布內外之奏請或有違戾欺蔽者皆審覆而駁正之其任至重也非恭慎明敏者莫能稱是以有司之選授必以賢而多於教官焉取之蓋以學聖賢之道能慎脩於已而盡心於所事故也寧陽王賢字惟善嘗以詩經領鄉薦得鄢陵訓導而於翰林檢討許彬道中為姻家今年考績來京師予自道中所識之察其言行蓋恂恂

儒者也會給事中缺吏部方擇人得惟善奏授戶科給事中人皆為惟善榮之予視其意蓋蓋謙其言益若不
能於是而知惟善之能於其職也夫以學校之官一旦
去卑位職華要為天子所倚任據其勢又足以為所欲
為自常情而觀有不快然喜且幸邪而惟善得之乃慊
慊若不足此其志豈淺薄者可比哉其能慎脩於已而
盡心於所事可知矣彼侈然而自放者烏足論也夫自
公卿大夫以至牛羊倉廩百司之執事其位雖異然慎

則榮不慎則辱古今無以異也況乎職親地禁之臣乎
則予於惟善安得不深嘉之哉孔子曰以約失之者鮮
矣惟善曰篤不渝則豈獨舉斯職而已其進於福祿榮
名將未艾也惟善之友刑科給事中貫銓等皆嘉惟善
而欲其進於遠大也相率求予文為贈予故書此以贈
之

永嘉集序

永嘉集者張先生則明所著也先生始家平陽自少研

窮經史欲以見於世元末游學至姑蘇以兵亂道梗遂
家常熟常熟學者爭師之舉為州學訓導未幾轉淮安
路學教授天下大亂乃棄官歸日與諸生講聖賢之道
大肆力於文章國朝受命四海寧一洪武庚戌始設科
取士先生領鄉薦在高等會試禮部而朝廷急於用人
遣使者賫勅命至家授膚施知縣時兵荒之後閭里蕭
然先生招輯流亡勸課農桑撫循勞來出於至誠由是
邑以完復既三年用績最陞臨江府同知有善政及人

既没人猶思之事具前侍儀使廬陵周仲方所為傳蓋先生學問明正而操行淳潔故所立如此平生詩文甚多經亂不存其子規收拾於散軼之餘得若干篇皆姑蘇時所作既彙次成帙因大理寺正嚴君志道求予序之予謂先生之學將以行之也不幸而不得行於是託於文章以自見使先生早遇聖明以所學施於用其功業有以及人則文章未必如是之美也自古賢人君子於文章事業徃徃患其難兼如漢賈誼董仲舒黃霸龔

遂其人誠偉矣然皆不能兩得而先生兼有之豈非難哉
先生之詩取法唐人皆清遠有思致所謂古文必本於
經傳其義正其辭確蓋鑿鑿乎有用之言也後之君子
讀其文章而考其事業則先生之賢可知矣故為序其
首簡

崇恩堂詩序

兵科給事中李蕃彥實名其堂曰崇恩之堂士大夫皆
歌詠之而以求予序蓋其父季賓累為學官令典教單

縣彥實由漢中府學訓導擢今官自謂父子受恩厚矣
當圖報於無窮此堂所以名而詩所由作也昔仁宗皇
帝在位時詔中外言得失彥實上章數千言皆本於道
切於政一時士大夫皆以為難得由是遂進用於朝彥
實之受知於上上之擢用彥實者誠所謂非常之遇也
夫為士者幼而學之壯而行之然而言之而不見聽聽
之而不見用者蓋多矣於是有沉鬱於下僚老棄於深
山窮谷之間者此仕之所以難也若彥實者豈非幸哉

況父子皆有位於時又豈非幸之大者哉宜其感恩而
圖報也雖然君猶天也天之恩不可報不負其所以生
斯可矣國家承平五六十年凡人之得遂其生長者皆
上之恩也況於為士大夫者哉又况蒙爵祿之榮者哉
深恩大德雖不能報然盡其職之當為者而無愧焉則
庶幾少報萬一焉耳彥實名堂如此予知其為有志者
也故為序其詩以俟

送叅議饒君序

饒君晞字克明建昌之南城人其為廣西叅議久矣予未之識也而予友郭公緒嘗為廣西按察僉事得代改貴州間問廣西藩憲之賢者公緒為予言克明寬厚簡靜謹於自持有恤下之心無慕外之意凡其所行必當於理與人交尤盡誠蓋久而不變廣西藩憲多賢者皆與之相好而克明以同出於江西也其相好加焉予聞而心重之今年公緒克明相繼皆以考績來京師予因得識焉聽其言察其行蓋信如前之所云者克明其誠

賢於人者也予嘗謂夫布政司所以統治府州縣其下之為吏民多矣惟有德量之君子然後能從容馴擾懲其强悍而撫其善柔使皆安於治化之中其或有事逮乎下則亦為之審其緩急之宜制其輕重之節不撓之以私而待之以仁則人必樂於趨事而易以成功此君子之道也彼因淺薄之識施苛暴之政不循其常分惟溺於所欲束縛馳驟以困其下人又自以為能而莫之省顧斯人也徃徃見其初而已其能有終者鮮也克明

為人如此非所謂君子者乎今之待藩憲大臣厚矣凡三年任職者皆賜之誥命滿九年則封贈其親而加秩焉克明今已受賜矣於榮親加秩可待也亦循其前之所為而又勉焉斯可矣譬若登山然循崖而上苟不已未有不造其極者特患其怠而止耳勉而不已衆之所望於克明也宦成而怠克明豈為是哉建昌士大夫之仕于朝者求予言贈其歸予故序其說如此以贈之

送李子貞序

宣德四年三月永寧宣撫司儒學教授李亨子貞致仕
歸元城其素相與厚者光祿卿郝君郁等求予文贈之
其言曰子貞始為大名府學弟子辛巳歲饑民流太宗
皇帝舉兵靖難擇有才能者以安撫之衆以子貞薦遂
被命徃凡安輯大名廣平順德流民二萬餘口事畢復
歸學於大名及太宗皇帝入正大統追憶前所任之人
皆擢用之徵子貞至京師賜之楮幣而以為教諭歷在
平利津二縣滿九年陞教授皆能以所學教諸生宣德

二年以事至京師會有事於交趾猶以子貞前所能者任之俾隨工部尚書黃公往撫民既還憫其老不欲煩以政俾致仕而歸子貞履歷蓋如此予觀自古有志之人遇興隆之運莫不奮其才能以自效或馳騁於談說之間或奔走於戰鬪之頃及其事定也則必矜夸見所長以邀功名取爵位惟恐其或後子貞可謂遇矣其所成立豈不足以當一城一邑之功哉而乃恬然退處若未嘗有所為者及其被徵而來亦泊然自足隨其命之

所得而安於一教官至其遠外而歸又能知止足之分而曠然以休致為樂此豈躁進嗜利者可比哉子貞其賢於人者也然予聞之古之君子致仕而歸朝夕坐里門以教鄉人子弟使事親必孝事長必敬治家必儉以勤持身必守禮而畏法其他言行皆一本於理則一鄉之風俗淳人才美矣是以孔子貴乎魯有君子也子貞之歸其尚務乎此相與共樂太平之世而歌詠仁聖之德澤豈不美哉故為序以贈之

送劉守良歸省序

永川劉守良為太學生三年援例謁告歸其鄉蓋守良有母在堂雖老而康強不衰守良念定省之曠而音問之稀闊也於是告歸省焉與之處者嘉其志皆作詩送之而求予序予謂國家之待士厚矣內而京師外而府州縣皆立學其學於外者業成則貢入太學而教之既三年則又有歸省之令焉豈非以為教之以仁義將使措之天下以漸摩斯民然而遺其親則其本有不立矣是

以著於今如此待士之意豈不誠厚矣哉昔者唐太宗之世大興學校增廣生員可謂盛矣然其所以教者誦習先王之遺言而已仁義之實蓋未之聞也迨陽城為司業慨然有省親之問於是諸生始歸養其親則前乎此者可知矣及其後也卓然能有立者何蕃而已耳教之可以不豫哉我國家待士既厚士之所以自待亦當何如其至也王子塾問孟子曰士何事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仁義者大人之事也士未得大人

之位而所居所由必在於仁義則大人之事備矣今太學諸生皆將有公卿大夫之任其亦加意於仁義也哉仁義之實始於事親從兄推而極之至於不可勝用堯舜之道不過如此守良禾川之賢者而予同郡人也故相與期而勉焉今之省親者多自恃以逞其私而皆悖於仁義此則小人之尤者非大人之事士之所當務也而其後之所立亦可知矣予知守良不為是也聊因序其詩而道之

送樊給事中詩序

國家采山澤之利以資用既以內臣領之尤必擇近臣之賢者徃莅焉所以撫綏其人而加之德也其意厚矣戶科給事中樊君伯炯之莅雲南銀場也凡受役於其所者勞佚必以節飲食必以時居處必有所在疾痛病苦必有醫藥而無失所者蓋能推上之德以及人是以人親愛之樂於趨事而克有成功斯其所謂賢也今年歸奏事京師少長不忍其去至於泣下當路者知其賢

言於上俾再往焉伯炯不能辭也將行春坊諭德周君
崇述與夫凡厚伯炯者皆作詩送之而俾予序予謂天
下之事以人而興苟得其人則事之至難者皆易為之
不然事未可興而債敗及焉是何也豈非持已當以誠
而待人當以恕故邪彼詭欺存於內狠戾行於外而欲
人之疊疊忘倦以從吾所欲為蓋難矣是故有為之君子
其所以處者誠不苟也傳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又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由是觀之則

凡臨事而僨敗治人而人不從者皆悖乎此而以詭欺
狠戾之私行之也聖賢之言萬世不可易矣伯炯世居
進賢北山其先世皆有德義伯炯與兄伯靜相繼舉進
士有名其受於父兄師友者皆此道也故所立如此雲
南之人既賴之矣今再往也其益篤乎此而已盡已之
心而體人之心施之各當而行之無倦則人之樂從其
功當倍於昔雖然此特小試者耳他日居大位臨大事
率是而不變則又將有大此者焉予與伯靜同年而知

伯炯為深故以是序其詩亦伯炯之所樂聞也歟

送陳教授詩序

國家建學育才以開文明之運於今七十餘年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皆由是出也歷歲滋久居學校者或非其人而教法有忘其舊者矣聖天子在位厲精為治脩舉舊章以為學校治之本也詔有司擇諸生而去其無良者慎簡師儒以教之冀得真才實學之士以興太平於是天下曉然知上意所在而必夫教之成予嘗論之

天之降才於人固將使有為也而人亦當自勉以徇之
不然為棄天故古之人有力於為學貧者至燃薪聚
螢斷蠶晝粥勤苦而不厭卒有以名世而傳後此豈上
之人所使哉以為天之所畀者不可棄也故如是今饒
廩以養之堂宇以居之賜之書籍與之儒師榮其身復
其家使得專意於學以徇夫天之所畀者而莫一用焉
宜其學行有加於古人矣然而偷惰苟且役役於末務
其能愜乎人心者誠寡是不惟棄天實有負乎上之所

待者矣抑豈獨弟子之過哉師道之不立使然也今幸
遇聖明振起而作新之得人之盛復於是見矣秦和陳
先生公餘端厚而該通與予為世姻而又與同年生相
好莫逆也其始為高安溧陽訓導又教諭棗陽皆能以
師道自任其成就學者蓋多矣今陞為台州教授台州
文獻之邦也其為弟子者必良而公餘為之師又良上
下相得而教道有成可知矣予嘗歎夫世之為師弟子
如前所云者人多以為厲已不予愛予不為易也今公餘

之去台州復相與道之公餘誠善教諸生願學尚益思夫天之所畀上之所待者而益盡心焉豈不尤良也哉諸生賦菁莪之詩予願歌棫樸以和焉公餘將行自學士以下皆賦詩送之而予則書其說以為序公餘其亦以為然乎哉

送劉訓導詩序

泰和劉經字順常今祥符教諭順先之弟也順先初與予遊鄉校被薦試禮部得分教太平開封二學又陞教

祥符順先經學既明而懇懇善教諸生賴以有成者多矣
順常往來省其兄新鄭之縣大夫知順常學行遂舉以
為縣學訓導送之吏部比其類以聞上命六部都察院
及翰林六科近侍之臣羣試于禁中順常文在高等遂
授職以去予與順先相善於順常之行有不能已於言
夫訓導之位誠卑矣然非牛羊倉廩之職可比也蓋天
下之治本於人而人之所以成其才由於師譬之為方
圓平直必以規矩準繩規矩準繩不極其法之良而以

為方圓平直將不勝其謬矣師者賢才之規矩準繩也
其任豈不重哉國家建學育才以圖治其得人嘗盛矣
於其久也不能無弊聖天子在位振起而作新之嚴擇
諸生而去其無良者慎簡師儒以教焉誠以師者才之
所由成也故昔之舉訓導者試於翰林則已矣今至以
達官近臣羣試之羣試之者示重之也順常於此時而
居師儒之位可不思自重乎言而非禮非所以自重也
行而非義非所以自重也身既不能以禮義自重則為

弟子者將何所取法而為才哉誦憶前輩之陳言雖若
愈於已者將以興道致治則難矣勉哉順常其務以師
道自重而有以副慎簡之意則善也順常之去士大夫
知其兄弟者皆作詩送之予則書所欲言以為序順常
過祥符尚諗諸其兄以為何如也

送羅賓畿詩序

泰和羅賓畿今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楊先
生之母弟也先生在朝廷賓畿不見者姜久今年來省

侍於北京留數月矣將復歸泰和知賓畿者皆作詩贈
行謂予同邑最相知宜為序賓畿宋荏平主簿伯受之
後伯受在當時以孝顯至賓畿之尊府子理先生仕至
德安府同知其文學儀範至今為學者所稱慕賓畿端
謹而儉勤能安於其分無外慕之意凡所以供給朝夕
寒暑冠婚賓祭之用皆以精力自致其在鄉里恂恂然
審理而後言度義而後動一時豪邁之人喟然而訟謀
然而趨者賓畿不與也予嘗謂賓畿家世之舊父兄之

貴勢他人不能及也不以此馳騁當世而乃退然若無能者其不及者反挾以自高傲然不知分之當守蹈藉長者輶轢善柔甚者凌駕有司以逞其所欲此其故何哉蓋禮義廉恥之教行則詭欺薄惡之習廢其不然者反是則此之所以廉而約而彼之蕩而肆者無怪其然也賓畿可謂賢於人而無愧於父兄矣要在勉其終而已賓畿之友彭君晚成者予表叔也其家衣冠之盛鄉族亦罕比亦能安於其分其循理服義勤儉以自足廉退

而不苟皆賓畿同由是相與為莫逆予深敬此二人故
因序其詩而牽聯書之使人知賓畿之能賢於人雖本
於父兄朋友亦有助焉賓畿歸見予諸子幸有以教之
且以予言使之法也詩凡若干首皆係於下方云

姓源珠璣序

姓源珠璣江陰楊信民所著也信民博洽多聞嘗為日
照知縣太宗皇帝在位時修永樂大典徵天下文學之士
集館閣信民與焉因得觀中秘書其所見益廣既老而

歸乃於暇日輯錄前人行事之迹得二千餘條各附於其姓而以音韻統之又分類八十一別著目錄使欲觀者得因是而求焉其嘉惠學者之意厚矣縣之賢者徐為鋟梓以傳將使窮鄉下邑之士病於無書者得是而觀之亦足以資其見聞發其志趣其意豈不尤厚矣乎因其姪兵部郎中持以求予序夫人之生莫不皆有才有才固將以有為也故自生民以來至於今其行事之迹見於天下而載於經傳史記百家之書蓋浩瀚如烟

海欲究而知之豈不難哉必有博雅之士徧采而類記之然後得以一覽而無餘然天下之事無窮而天下之理則一彼事之善者皆理之所是也事之惡者皆理之所非也徧采而類記之固可以觀矣然不明天下之理則無以深燭其是非於夫善之可法惡之可戒者或至於迷謬而失正故曰理者制事之本也信民之為是書雖不能盡前人之事亦不可謂少矣其意豈徒以資人之聞見哉亦將以為法戒也人將以為法戒要在慎擇

之而已慎擇之而不失非深明天下之理不能也果深
明天下之理斯足以泛應曲當於前人行事之迹雖或
不能盡知奚慊哉故予為序其書如此亦厚於學者之
意也

贈劉侍講詩序

侍講劉君永清字汝弼官翰林者二十餘年矣其為人
端厚而周慎介直而䟽通其言行必循理而蹈義凡與
之游者莫不重之以為汝弼之賢固宜在天子左右然

今之豪傑類以儒為迂使汝弼得任政以展其素蘊其功業當不在人後可使久居文墨間邪會有詔求賢予即上章薦之時汝弼已為脩撰九年僅得陞一階為侍講其他所舉者皆不次而陞人皆為汝弼惜之而汝弼自若也予則私嘆曰以汝弼之賢循次而陞已當在侍講之列而何待於舉哉而予乃強舉之然不知有司果觀於舉者乎抑觀於所舉者乎若觀於舉者則予之謬乃所以累汝弼也誠以所舉者觀之則吾汝弼之才行

豈可少哉若果以為迂也則今之郎官御史者多擢自進士均之為進士也豈為彼者獨不迂而為此者乃迂邪必不然矣其以汝弼不可以去侍近故邪汝弼之當重任遲速自有命邪况侍講之職非在外之崇秩可比然則汝弼之澹然自若者固知命自重之君子矣而予乃云云豈非淺哉於是而愧其言今年汝弼自念去墳墓久矣乃援例得歸省予輩相與飲餞於朝集之舍而作詩以送之因復自念汝弼長予數歲其髮既頽白矣

今去鄉久而歸鄉人之愛汝弼者豈能盡知侍講之貴
且重哉蓋必有深惜之而同予之所歎者故書其說以
為序所以曉其鄉人使知汝弼之賢乃在此也詩凡十
二首皆系於下方云

序飛仙圖

右飛仙圖相傳為郭忠恕畫連江令劉君仲戩所藏也
忠恕業儒而游於藝善畫樓觀木石皆極精妙今觀此
圖室屋制度人物意態逶迤曲折參差起伏橫縱隱顯

蓋曲盡其趣時所謂神仙者超然高舉於空濛寥廓中其氣韻如此信非忠恕不能作也世言忠恕師闕仝然全於山水為最勝人物非其所長每求胡翼為作之蓋翼之畫於人物車馬樓臺山水備極其妙忠恕所到其亦有得於翼也與忠恕高邁絕俗性雖喜畫然不苟為人作意所欲為即欣然命筆姿態橫生蓋取自適而已此亦其所自適者歟最嗜酒岐下富人子每飲以醇酎因致匹素求畫忠恕為作童子放紙為引線數丈滿其

匹富人子以為戲已絕之不知一筆數丈直而不撓正其妙處非拙工所能也嘗聞宋戚文秀作清濟灌河圖一筆五丈貫其中又常州佛寺壁有徐友畫水亦名清濟灌河其中一筆至四十丈筆法如此自昔以為難惜富人子不知此也予嘗謂書與畫同皆須人品高故有仙風道骨者則超詣不凡忠恕是也初宋太宗徵至京師命館內侍竇神興舍忠恕美鬚髯一日忽盡去之神興問故答曰聊以效顰神興大怒坐縱酒肆言貶登州

至臨清謂送者曰吾逝矣悟道旁土為小穴以面俯窺而卒人謂其尸解啓棺改葬惟衣履在焉果然宜其畫之不可及也豈必得於師而後然哉仲戩求予一言以啟士大夫之賦咏故為著其說以弁諸首云

贈吳助教序

伯昂名顯長洲人其始為縣教諭以績最當陞教授今皇帝初正位東宮妙東宮臣職輔導伯昂遂被選拔為右春坊右司諫時予備員侍近亦蒙恩進右春坊右庶子

兼翰林侍讀學士遂與伯昂為同僚日侍上臨政及進講經史伯昂皆克盡心思不忝其職閒暇退坐春坊皆于于然以德義相上其意氣無間也及上登大寶凡宮臣之有兼職者皆仍舊其餘則以次陞遷於是伯昂得助教國子之南京一時僚友皆東西散去不復相聚如曩時予心固有不能釋然者然獨為伯昂喜之蓋司諫雖清切而助教實崇重何者道之所係也天下之士萃於大學辟集群材於班郢之門雖無不可用者然方員平

直豈能盡中法度哉槩以規矩準繩揆量而礱斲之然後棟梁榱桷長短小大無不適於用是豈一人所能哉衆工之力也故太學之士所以成其德達其才者祭酒司業總之而分教者實任焉及其教既成其人皆宜於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其道之行即師道行也豈不甚重矣乎故予為伯昂喜之然伯昂豈但可以任教事而已昔昌黎韓子嘗為助教博士矣其後為京尹為侍郎其文章德業赫然為斯文之光伯昂尚將有遇哉伯昂

再考績來北京將謁告省墓歸長洲今洗馬蘭先生等
皆舊為同僚屬予文贈之予故為道舊如此且以致予
期望之意也

贈伍縣丞序

崇岡名鳳永豐人其始被薦為丞於江陵以憂去服除
改海陽刑部主事陳蚪淵潛重鄉邑之誼請予文贈之
予謂崇岡嘗為丞矣於丞之職宜無不知者而何待於
予言然念與崇岡居同郡崇岡苟有善及人人將稱之

如孔子之於子賤則凡同郡者庶乎有耀矣予何可愛一言况重之以淵潛之請乎夫丞佐令者也得百里之地而治之豈止出賦稅力役以供公上哉養民其本也曷為養之寒使有衣饑使有食勞役則使之安窮苦困抑則使之得其所如是而已矣民既有養又從而教之孝弟之心生禮義之俗成則所以供公上者有不待勸督而能此令丞之職也古之君子以父母視之蓋惟有子民之心然後能深體其情而施其所宜施苟深體其

情而施其所宜施民其有失所者乎民無失所者有不愛
戴之如父母者乎愛戴之如父母矣於其所令有不誠
服而悅從者乎故凡為縣者患無父母之心焉耳苟存
是心則其效有必致矣然而反乎此者有矣酷刑暴斂
以逞其私辟之以狼將羊此豈朝廷命官養民之意與
為民父母之道哉民之遇此亦可慨其不幸矣崇岡永
豐故家所謂有子民之心者也而海陽潮州屬邑有昌
黎韓子之遺風故其民知學而易治以崇岡之所存而

臨易治之民其效必有如予前之所云而無若予之所嘆者崇岡尚勉之予庶幾誠有耀也遂書以為贈其行

送楊脩撰致仕序

建安楊先生壽夫以春秋之學有名於四方久矣其始為建安縣學訓導滿九年當去諸生乞留之遂陞為建安教諭以內艱服闋之京師諸生又恐失之則又乞留得仍為教諭受其指教以有成者蓋多矣今少師廬陵楊公雅知先生嘗曰是宜在館閣備顧問任纂述其可

以久居外哉宣德七年言於上徵拜翰林編脩敬恭朝夕以舉其職凡有所為皆愜人心允衆望及脩宣廟實錄考据詳明義精而詞確同輩皆推讓之書成受白金文綺之賜超拜翰林脩撰而先生年已七十矣即上章乞致仕自師保而下皆惜其去強留之先生曰吾年至當去老而貪得聖人之所戒也上亦嘉其志許焉於是忻然束書就道凡與先生厚者皆祖餞東門外獨予以病不果行則私竊歎曰君子之學固欲仕以行之然而古

之大賢蓋有擯而不仕者幸而仕矣又有齟齬不得以
行其道者仕而得行道矣其能進退以義而無愧者蓋
少也先生遭遇聖明嚮用儒術元老大臣孜孜以進賢
為務是以身顯而道行身顯道行而能知止足之分不
悖聖人之戒此先生之所以高也豈常情可及哉雖然
先生之年財七十其去伏生尚遠也今致仕而歸鄉之
俊秀得先生為之師祛其蔽而勉其不逮學成行脩皆
足以為世用其道行即先生之道行矣予既喜先生之

歸而又喜建安之士之可以有成也先生門人吏部郎中張珂鳴玉聞而善焉請書以為贈故書之先生其必有取於予言矣

新喻西田習氏族譜序

新喻於唐屬永州白梅習氏相傳為晉習鑿齒之後蓋其里有鑿齒祠分宜之棗木山有鑿齒墓墓去白梅十餘里萬載書堂山乃鑿齒授徒處舊有書堂後因以為祠其蹟可考如此見石門梁先生譜序中鑿齒本襄陽

人以博學洽聞名重海內嘗為桓溫從事出守滎陽既而以足疾廢符堅陷襄陽喜得鑿齒載之去俄以疾放歸其居於素者不知自何時豈樂於去秦而襄陽陷為異域是以引避而居於此邪然歸不久而卒今有其墓當是此時來居而史不及載白梅之族為其後裔無疑今居西田者則宋宣和間析自白梅者也詩書相傳久而益盛表然為鄉邑之望洪武中均謙處士愍舊譜之不傳也乃旁稽博考作譜以示後至今六十餘年子孫

日蕃翰林侍讀嘉言重脩之而請予為序自古受性命氏皆有爵者之子孫其傳之久近視其德本深則末茂源遠則流長理固然也鑿齒初見重於桓温然知温有異志每陰抑之由是忤意而出其持心之正執德之固君子哉若人是足以開善慶之源况詩書之澤又足以充益而引長之習氏之子孫安得不久且盛哉譜所以收族而仁義之道行焉仁以篤其恩義以正其分秩然尊卑疏戚之倫藹然孝弟敬愛之施惟讀書知道者能

之習氏子孫而欲紹續於既往流衍於方來其必以讀書為本乎如是則雖百世有耀也

贈劉通判序

劉鐔至剛懷寧人初由邑庠生升太學選入中書書武臣誥命以勤慎著名既三年當得官時有言徃歲細民有轉徙他邑久而不歸者請設官專撫之使無失所大臣奏用其言於是至剛得辰州通判至剛在邑庠時予往來過懷寧識焉自謂其先居番禺清塘里與予皆江

西人故特厚予而予亦甚重之及是行也可無一言以
為贈邪夫懷土者人之常情蓋墳墓之藏親戚之依田
廬之資皆其所戀慕而不可棄者非甚不得已孰忍舍
而去哉今舍而去之其不得已可知也朝廷之於民厚
矣知其饑則發倉廩慮其勞則省力役閔其觸法也則
寬刑憐其逋賦也則罷徵去其弊興利蓋惓惓焉真所謂
如天之仁也然人猶輕去其鄉豈無故哉有司以宣上
德安下民為職而使之如此無乃於道有未盡邪今之

守令皆舉賢而任之宜有能勞來安定之者而又有以命至剛輩此天子篤意於民也至剛之去與今在位之賢深思而熟講之推明朝廷之德意盡舉其所以利民者而行之以誠持之以敬民之歸之將不待勸而自來矣詩所謂民之父母在乎好民之所好惡民之所惡好其所好而與之惡其所惡而去之父母愛子之道然也如是民亦愛之如父母安有舍去而不顧者哉予知其效有必至矣故以是贈行至剛勿視予言為迂也

翰墨林詩序

宣宗皇帝在位時永嘉謝君庭循以善畫侍左右最蒙
恩寵官至錦衣千戶庭循通儒書喜吟詩端厚清慎每
退然自處未嘗以色驕人而亦不妄與人接上益愛之
萬幾之暇娛情寫物或發於吟咏則用以賜焉雲章日
華光彩煥耀庭循寶之尊閣於書室之中而所蓄晉唐
以來法書名畫皆在燕閒之際焚香而閱焉儼乎天容
之在上王謝荆關輩之風神氣韻亦恍然其相接也庭

循心獨樂此蓋不知金玉之為貴山海之藏之為富因名其室曰米家船少師廬陵楊公以翰墨林易之而為之記京師士大夫皆為賦詩庭循乃以序屬予昔之君子蓋有寓意於書畫者矣而龍章奎畫未之有得也幸而有得矣而於古今名筆或不能蓄而有也蓋人之所好不可得兼豈清玩之適亦造物者之所靳邪庭循遭遇聖明既受非常之賜而其所蓄之妙且富又如此雖造物者獨厚於庭循亦自有以致之則謂之翰墨林而

賦詠於諸公豈過哉或謂宸翰之重而使衆人得廁焉
無乃非其倫邪予謂林非一木之所成也文梓之良特
立於霄漢之表而杉松檜栢同受氣以生者皆附焉然
後蔚然而成林秀色可以悅目清聲可以娛耳陰之茂
密可以解煩燠而暢鬱堙小大之材隨取各足豈以比
附之繁為嫌哉楊公名之庭循樂而玩之意蓋謂是也
因書以弁其首

贈李知縣致仕詩序

永樂壬辰予同考禮部會試士凡易卷皆屬予得三衢李庠宏文而進之遂成進士以去而予未識也久之宏文自清流知縣來京師始一見癯然儒者也聽其言察其行蓋所謂安靜之吏悃悃無華者予重之今年宏文乃以老病乞致仕其年蓋六十矣翰林編脩賴世隆清流人也過予道其善而惜其去曰李侯之為令勤於學問精於吏事尤敬禮師儒作興學校學宮縣廨皆久燬侯次第復新之暇則與賓客娛意山水之間而發於吟

咏時生方讀書於家未有仕進意所以獎勵成就而至
於此者侯之力也今以老病去侯之志得矣而吾縣人
蓋有不能釋然者况生也邪於是求諸公之詩以贈行
願得先生一言弁諸首則其歸有光矣予縻於職務不暇
作而世隆求不已念今朝廷清明恩意孚洽閭里之人
皆安於無事此易所謂泰也賢才彙征皆思效用於當
時蓋以為于食有福故有老而猶奮病而猶力者宏文
年未甚高病未甚害而決然引去以求免於曠官之譏

竊祿之嫌豈不賢於人遠哉昔希夷欲援錢若水使學仙而麻衣道者以為不可曰此急流勇退人也其後若水官至樞密年四十二即致仕去然則急流勇退之人蓋神仙之次者也宏文豈若人也歟予年及六十耳目筋力皆不迨前時其始也進宏文今又作文以贈其去然猶貪戀聖明瘼官苟祿視宏文寧不愧邪故因序其詩而自訟焉

送王主事詩序

刑部主事吉水王佐功載以勤慎著聞於士大夫久矣
朝廷推恩封其父為刑部主事母亦封為太安人皆賜
之勅命功載念去親之久也乃請告歸省焉同列之賢
皆作詩贈行而請予序之予與功載居同郡而泰和與
吉水相邇也然予來北京又十五年每欲一歸而縻於
職務輒不果故於人之歸省也心切慕焉而亦不能不
憚於內又安能為言以贈之况功載同郡之人其概於
予心為尤切則將何辭以塞請哉雖然諸公之詩於祖

離道舊之情備矣所以侈上賜而榮其親者亦至矣而其意亦有在於言語之外者是宜見於予文則予雖欲嘿可已邪夫君子之仕固將以為親榮而非善於其職不得也然善於其職亦分之當然而已豈足異哉今既貴其身而又顯其親及往省也則又必賜賚而遣之上之恩極隆矣盡已當然之分而獲乎隆然之施其可但已邪且君子之志固欲其道之大行不以小成自足也彼以小成自足而用其所得者以為父母榮衣服之美

輿馬之華意氣之雄高赫然驚駭乎閭巷而於敬長慈
幼睦族善隣之行或闕焉又其甚至有不可勝言者而
君子鄙之上之所施豈以為是哉如是而果可以為父
母榮哉功載讀書學聖賢之道必深明乎此不以小成
自足而異其道之大行以顯於其親蓋其志也而亦諸
公期待之意也予既同郡而相愛加厚焉故發其意以
為贈行詩序

凝翠樓詩序

松江殷志學居北京之澄清坊適當通衢廣市之中凡尊官貴人騶呼出入相屬而往來富商巨賈挾貲以貿鬻者足相躡於路豐堂邃館長筵廣席歡笑之譁相聞也其車馬之盛裘服之麗意氣之雄高與夫川陸所產百貨之珍飲食玩好諸物之奇燕姬趙女聲音容色之姝妙苟可以眩目爽口而蕩惑乎心意者無不有也故凡聚廬托處者往往隨俗變化以自陷於物欲之途而失其天理之正予見亦多矣志學則異乎是於前之所

云者皆不以動心而獨好山厭闌闌之隔闕崇墉峻宇
之蔽障不足以見山也乃作樓居巋然出於羣屋之上
於是京師西北諸山飛碧浮黛可盡攬而得之志學日
與客登而燕焉其心甚樂也吏部郎中程南雲題其榜
曰凝翠之樓士大夫又為之賦詩而請予序夫山隱者
之所好也故好山者必遠於城市而自託於郊野之外
寂寞之濱然後能盡夫登臨覽觀之樂古之人皆然也
志學有好山之心而縻於官府不能一日去城市乃因

高而盡得之其智力之所營足以遂其心之所好賢於
常情遠哉予往年居金城坊於觀山為便一時名公多
比屋以居而亦皆同其好公事之暇或開軒以望或出
城以遊自謂兼有此樂世莫能及者既而皆東徙於營
職為便也而弗便於山諸公善畫者多託之毫素以足
予所欲然寅而出酉而歸亦罕得自適焉於志學凝翠
之樓不能不憊然也孔子曰仁者樂山以其安於義理
不為外物之所移有似乎山故好之今予雖遠於山而

心則不敢忘是也志學亦同然乎哉予與志學隣也有暇當一登斯樓而為志學賦之

蕭順承恕字序

蕭順承恕少傳楊先生之壻也今年省侍來北京而以名字之義請於予曰願有教也夫順者不逆也和也惟不逆故和此之謂順順而字曰承恕蓋承以奉為義恕者推已及人之謂也於恕而能奉以周旋凡見於事者無往而不恕則其所行亦無有不順矣昔者子貢學於

夫子問可以終身行之者夫子以恕告之然則恕之一言君子不可一日違者也先儒謂學如心為恕蓋推己以及人使其人之心皆如己之心是乃恕之事也子之父師以是命也蓋以君子待子矣夫為君子者莫不有所欲有所惡足其衣食安其居處而得以孝親弟長慈幼其所欲也饑寒之相仍勞苦之不勝加之以非禮臨之以非義其所惡也推己之心以度乎人心知其有同然者則施其所欲而去其所惡必使無不遂焉此禮所

謂達順大學所謂絜矩也豈但可以齊其家哉治國平天下皆此道也今之人蓋有異乎此者矣專於為己而忽於為人凡人之資產所以為養生送死者皆其所欲也而已則奪之饑寒勞苦暴橫之侵加皆其所惡也而已則施之己以逆施人以逆應於是有禍其身敗其家者此小人之行不恕之效也嗟乎承恕子之父師以君子待子子可不以君子待其身哉然人有失其義而以寬假為恕者由是己有過而昧於自責謂之恕己人有

過而薄於責人謂之恕人猶可也恕已而稔惡焉而欲
免於禍敗不可得也予欲承恕常求已之過而治之使
其心光明正大而能公以及人則將為古之君子無愧
矣承恕勉之

送許舍人序

昔太宗皇帝即位之初銳意文學之事既擇士俾進學
矣又徵天下能書者集館閣盡出古人名帖使學之期
必與之並而許君鳴鶴在焉許君少學王右軍俊逸不

羣由是復大進上每以暇日閱試賞勸之許君必占高
等予時亦在進學者之列日與許君同往來君性素剛
介不苟合遇人之善者即懽然相親見不善者輒面斥
其所為以故人亦憚之而最與予為莫逆君又能詩得
唐人家法皆清遠有思致人之求者相續也君既為中
書舍人詔從諸學士直翰林夙夜不懈凡制勅之尤密
者皆預執筆退則澹然若罔聞知未嘗漏其所為其祇
慎如此故任職益久而人益以為賢今天子在位之二

年許君自省墓復就官頃之有足疾不能朝更數醫弗效乃具以聞上憫之俾歸治於鄉疾已則復任焉將行士大夫皆賦詩以贈道其離別之情而美其閒曠之樂嗟夫子知許君蓋有不樂也君自始達至於今祇事三聖將三十年恩遇之隆他莫能及蓋將終身以圖報今以疾去非其志也古之賢者感一飯而必償況乎許君篤於君臣之義而豈忍須臾忘哉離別之情則信有矣閒曠之樂不樂也雖然君子之圖報或以力或以言許君

雖弗良於行手固能書口固能言也今天下太平民物
阜殷和氣充而頌聲作以其接於見聞者咏歌而謹書
之俟觀風者得之以獻於天子而列於樂官後世得以
考見治道之盛是亦所以為報也予家泰和距吉水不
二百里而予之去墳墓亦久矣茲將請而歸省焉歸則
必過許君醉飽之餘取而歌詠之樂其在此乎倘許君
之足瘳矣遂相與歸朝而終事焉而亦豈非幸哉故為
序其詩以俟

孝友堂詩序

翰林學士沈先生以孝友名其表姓何諫之堂而求侍
讀李君時勉爲之記又求學士大夫歌咏之既成卷矣
而屬予序嗟夫先生其可謂愛人以德之君子哉夫居
室之揭名蓋古人銘器之義取其接於耳目之常而致
警於朝夕之間以自益也然世之命名者或矜其所能
或侈其所有或表其利達以自快或託於閒曠以自高
能知務德蓋鮮矣諫之父子世業醫其所濟也不少杏

林橘井皆醫家美事也先生不以是名其堂而取謙之
善於父母兄弟以爲名而寓其加勉之意非愛人以德
之君子哉夫孝友之道孩提之童知而能之然而壯夫
有不能者私欲害之也私欲勝而天理微則其形於借
擾取帚紛臂閹牆之謬亦勢之所必至故古之爲教必
自此始有子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者此也予嘗
觀之君陳張仲皆周之大賢其見於事業多矣而詩書
乃以孝友稱焉非以孝友爲脩身之本而脩身爲齊家

治國平天下之本歟本之不立而能推極其所至難矣
此爲士者所當勉也謙之孝於親友於兄弟固有可稱
者然因其所至而勉其所未至豈非先生期望之意哉抑
予聞之孝友者仁之事而醫者仁之術也謙雖未達以
其施於父母兄弟者而推之使凡爲父母兄弟而有求
於我者皆得盡其孝友之道是亦所以爲政矣推而極
之君陳張仲可企而及也在乎勉之而已故因序其詩
而道之

送文選郎中鄭公詩序

南城鄭公守中以其子文選郎中文實之貴亦封爲文選郎中文實既謁告奉勅歸南城備其儀物以榮公者無不至公感上恩之厚復與文實偕至京師謝於闕下留數月車駕行邊大敗敵人於塞外盡收其人畜以歸公又得從公卿百執事入賀拊舞呼萬歲自公之來凡再入覲在廷之臣見公父子前後進趨衣冠偉然而謹於禮度莫不稱譽以爲榮公退而自喜曰吾幸生熙洽之

世而膺名爵之隆父子之間顯榮至矣今之來也又得
觀太平之盛而交一時之賢豪是足以盈吾志吾其歸
哉吾黨之士得交公父子思欲久處以爲懼而遽有不
可留之歎乃分題賦詩以贈行而俾予序其首予謂封
贈之典雖朝廷舊章然三四十年以來其及於人蓋鮮
仁宗皇帝廓天地之仁凡羣臣任職者皆推及其親然
父子俱享其榮如鄭氏者尤鮮夫豈偶然者哉蓋天也
天之所佑者善而已人惟有善積於已然後能獲乎天

若公父子蓋善之積於已者也故其得於天如此非詩
所謂求福不回者乎雖然予知公之所得者不止是也
夫善人皆有之人能勉而行之斯亦可以得於天矣今
公之歸鄉邑之人豈無歆動其心冀亦如公者而皆勉
善焉是公之善有以成之也能成人之善斯其善也廣
矣則天之佑之而進於福祿榮名有已哉詩所謂如川
之方至有以副諸公作詩之意也必矣故因序其詩而
道之

贈醫士王立善序

醫之為術仁術也自炎帝而有藥至黃帝而有書迨商伊尹而湯液之論始備繼是而作者皆聖人之徒也夫人困於六氣之中故不能無病病而無醫藥以濟之則夭枉而死者多矣聖人與天地同其心者也天地之生人仁也聖人使之全其生亦仁也然則為此者其亦體夫聖人之心而已是以古之君子應人之求視其疾痛不啻在己察之用其誠治之盡其道於利有無不校也

後之為此者或異乎是假仁者之術以濟其不仁之心
往往因病之緩急以要利若賈豎然不遂所欲輒棄去
不復顧視人之危亡一不以屬意聖人垂世立教以濟
萬民而斯人者獨以乘危徼利豈非賊仁者乎雖然此
特鄙陋者之所爲耳若夫達識之士則必以聖人爲心
故予於京師有得焉予在翰林蓋久齒日向衰而病日
加益每求名能醫者而治之凡與予處而免予於苦者
皆能體聖人之心而厚於仁不爲利疚者也心甚重之

以為京師賢者之所聚其人當不止此今又得立善焉
立善王氏山陰人世業醫而亦通儒書選入太醫院有
能名今年兵科都給事徐君初家之病者凡數人他醫
莫能愈乃求治於立善立善旦暮視甚勤投以良劑皆
愈徐君酌以幣卻之至再曰吾豈為利者哉徐君德之
不置乃因其同僚戴君弁求予言贈焉予未識立善而
二君信厚人也其言當不誣則立善蓋達識之士能體
聖人之心而厚於人者矣聖人濟物之仁欲施之無窮

使皆為立善輩善推而行之人無不遂其生者則聖人
之心得矣彼賊仁者果惡用是哉孔子謂醫者貴有恒
心立善慎無變其初也予素樂道人善故為贈言而不
辭又推本於聖人如此所以示重立善且使其同志者
見焉益知所慎重而賊仁者視之庶幾或有瘳乎

送張教諭序

張先生曰孜自休寧教諭考績來京師休寧諸生不忍
其去相與言於徽州府請留之府為達於吏部吏部按

舊例不許留改授英德教諭予始聞諸生乞留心爲之
喜今去英德而予喜加焉蓋世之爲教官非若爲治之
易於得人也必有以治其心淑其身而後人慕之然而
偷者則依阿苟且以自容貪者則刻薄聚斂以自足於
夫所以治其心淑其身者皆漠然不知務諸生不見其
可法而慢易之心生於是有欲去之而不能及既去而
遂忘之者彼於其去而眷眷焉欲留之非甚相敬不能
也今休寧諸生皆願留先生如此則先生之教可知矣

故為之喜也然君子之教常患施之不廣也豈專於一哉今去英德移其所以教休寧者而施之使英德諸生皆有以治其心淑其身而不為庸人之歸豈非君子樂育之志哉故予益為先生喜也先生通書經嘗受業蕭先生尚仁之門而先世亦嘗以儒業顯於宋其傳於家與得於師者富矣英德之諸生予知其必有成也英德韶屬邑唐相張九齡之鄉張公學聖賢之道其精忠大節足以照耀千古為後輩者宜景仰而師法之他日仕

於時誠無愧於張公亦足矣舍近而求遠非所謂善學也先生將行其嘗從受業者進士楊顥希章求予言贈之予故道予意如此既以贈先生且以爲諸生勉也

莊子觀泉圖詩序

莊子觀泉圖者廬陵胡元旦氏之所藏也莊子蒙人嘗爲蒙漆園吏偃傲自放意不累於物其著書立言皆本於老子之道然大抵皆寓言也楚王聞其賢欲以爲相莊子取喻於犧牛卒不就其爲人如此而超然自得於

山水之間蓋宜也夫水智者樂也莊子之智蓋有不可
測者元旦玩此其亦有所慕者歟夫泉出於山平而流
坎而止盈而復進滔滔汨汨不至于海不已順其勢之
自然而已矣智者之於事隨其是非曲直輕重大小而
應之不疾也不徐也不翕翕為同不矯矯為異也亦順
其理之自然而已矣此所以為大智也孟子曰所惡於
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而行其無事則智
亦大矣此天下之名言也然用智而行水者蓋少矣莊

子觀泉之意其然乎其不然乎予不能知也而予之所見者如此元旦智者也試相與言之而為元旦賦詩者其亦有取於予言也乎姑書以為莊子觀泉圖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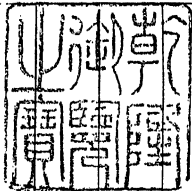
贈彭同府赴任序

廣南去北京萬餘里國朝為置守倅一以中州之治治之蓋欲使其民皆習於禮義而安於衣食不以遠而薄之也予嘗自謂天之生人皆賦以常性雖其氣稟或不齊然於父子之親夫婦之義長幼之序朋友之交蓋莫

不同至於好逸而惡勞好生而惡死好給足而惡窮匱亦其心之所同也何遠邇之間哉天子知其然而慮有不能然者於是擇守倅而付之又慮不諳土俗也於其世族大家擇一人為衆所望者俾通判一郡欲其同寅協恭以施宜民之政而民皆獲其所同然者上之仁天之仁也為守倅者豈須異道哉深體之力行之不以遠而怠焉大山長谷之中戴髮含齒之類皆欣欣然無不遂之欲則為賢守倅無疑矣昔之任是者人孰不願為

賢然以地之遐遠而易其心志者蓋有也偃然自放不復知蹈仁義至於虐視其民若無與於己者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故鮮克有終者此常人之情而君子之所深慨也彭俊士英故泰和儒家而與予家通婚姻其先嘗有顯者士英以明經領鄉薦遂入太學歷事兵部有能名天子用為廣南府同知使之施仁以及民士英以詩書之胄膺科目之榮一蹙而躋五品之列其為幸大矣予固以賢大夫期之敢以常人待之哉士英亦以古之

賢者自期而以常人之事為戒其福祿之進蓋未有窮也故為序以贈其行



抑菴文後集卷十五